



国防纪事

初冬,高原腹地已是冰封雪裹。寒风卷起积雪在空中轻舞,细远悠长的马泉河还未完全冻结。流淌的河水夹杂着冰碴儿,撞击着两岸的冰层哗哗作响,似为一场分别奏起前奏。

马泉河畔,驻守着昆木加哨所。昆木加,藏语意为“鲜花盛开的天堂”。与美好寓意相反,这里气候条件恶劣,高寒缺氧,鲜花鲜见,被称作“生命禁区”。

戍守边防,在无数个日夜的孤独与坚守中逐渐成长,昆木加哨所官兵把青春铸成一座座冰峰,用身躯撑起祖国的天空。

珍贵记忆

天刚蒙蒙亮,战友们还在熟睡,二级上士贾年生早早起了床。他穿好军装,来到军容镜前,反复练习军礼。即将离开军营,贾年生最大的心愿是在退役仪式上再敬一个标准帅气的军礼。

入伍 12 年,虽然动作要娴熟熟于心,敬礼早已形成肌肉记忆,但在贾年生看来,退役前的每一个军礼都弥足珍贵,必须极致完美。

“守住了边防线,没有守住发际线呀!”望着镜中的自己,贾年生心有感概。相比于 18 岁刚上哨所时的意气风发,此时的他添了不少白发,发际线后移,皮肤上全是紫外线留下的痕迹,看起来像 40 多岁。但有些东西始终不变——军装笔挺,眼神坚定。

军容镜的旁边,是一面照片墙,上面收集了建哨以来所有哨所官兵的珍贵记忆,也留下了贾年生的难忘瞬间。

照片墙中间位置,是战士们和一匹枣红色军马的合影。12 年前,贾年生还是一名刚上哨所的新兵,那时战士们执行巡逻任务主要依靠军马。枣红色军马“红旗”奔跑速度快,性烈,难以驯服,唯独对贾年生十分温顺。后来,贾年生负责饲养“红旗”,经常将自己早餐里的玉米和鸡蛋带给“红旗”加餐。空闲时,贾年生活会给“红旗”讲巡逻路上发生的事,“红旗”像是听懂了一般嘶鸣附和。

入伍第 6 年,贾年生已经是哨所尖刀班副班长。那天,临时由他带队前往门多拉山口执行巡逻任务。归途中途遇暴风雪,巡逻分队无法辨明回家方向,加上战士张力崴伤了脚,贾年生只能带着大家挖雪洞躲避风雪。挖完雪洞清点人数时,却发现“红旗”不见了。天色已晚,出于安全考虑,贾年生决定第二天再去寻找“红旗”。风雪似野兽般怒吼,大家蜷缩在一起抵御严寒,不敢入睡。深夜,雪洞外传来马的嘶鸣,原来是“红旗”冒着危险跑回哨所,带着救援队连夜在暴风雪中赶了过来。后来,巡逻分队安全回到哨所,大家强烈建议与“红旗”照张合影。

随着近年来一条条柏油路直通哨所与边防点位,军马逐渐退役。“老伙计,你还好吗?”每当看到这张合影、想到退役的“红旗”,贾年生的嘴角常常不自觉地上扬,心底会涌出一股暖流。



世相一笔

“我有爸爸,我有爸爸!”深夜,我正沉睡,耳边突然响起一阵喊声。睡眼惺忪的我还没反应过来,一个黑影已趑趄着走出了屋门。

我下意识往身边一摸,没人。“爷爷,爷爷!”我翻身下床,拎起衣架上挂的大衣就往外奔。

“爸——爸——”爷爷苍老而嘶哑的喊声,打破了小山村寒夜的寂静。

“小栓子,小栓子!”是邻居三爷爷的声音。

“我要找我爸,我有爸爸!”平日爱犯糊涂的爷爷,此时两只眼睛瞪得溜圆。

“对,你有爸。你爸马上就回来了,你快回屋等着吧。”三爷爷劝道。

爷爷逐渐平静下来,不再言语。我给爷爷披上大衣,搀扶他回屋睡觉。

爷爷今年 87 岁。3 年前,他的记忆力明显下降,经常犯迷糊,有时连我这个他最疼爱的孙子都不认识。

奶奶说,爷爷是吃百家饭长大的,当



■陈武斌

在照片墙的左下角,还有一张照片令贾年生记忆深刻:官兵们围坐在一起,正有滋有味地吃饺子。食物升腾的热气,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那年冬天,临近春节,大雪封山,团里的物资车被积雪卡在了山下。眼看着战士们已经连续吃了两周罐头,兼任哨所司务长的贾年生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天空迟迟没有放晴的迹象,他一时没了主意。指导员决定带 4 名班长徒步下山取一些食材,让官兵们过好春节。

次日清晨,指导员一行 5 人出发下山。可是直到太阳落山,他们都没回来。雪越下越大,留守的贾年生带几名战士去接应,刚出哨所不久,就远远看到 5 个“雪人”正拖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来。冰雪在每个人的大衣上结成一层厚厚的“铠甲”,身后用绳子拽着的菜筐像是圆滚滚的雪球……

那个春节,官兵们用来之不易的 5 筐食材包了顿团圆饺子。饺子入口的那一刻,有人满脸笑容,有人眼眶湿润。

哨守的日子漫长而艰苦,但贾年生喜欢这里。他说,大家亲如兄弟,互相照顾,有好吃的一起吃,有脏活累活一起干,昆木加是大家共同的家。

诗画青春

老兵将五颜六色的颜料按照预先勾勒好的线条,涂抹在相应区域,原本冰冷的石头立刻有了温度。国旗、战士、鲜花、河流、雪山……这一切都在这一方石头的小世界里鲜活起来。一块块平平无奇的石头,给枯燥单调的哨守生活平添了些许色彩。

临近退役,一级上士张强强和他新收的“徒弟”李达格外忙碌。一到休息时间,两人就猫在休息室里。他们进去时衣服干净整洁,出来时脸上、身上沾满五颜六色的颜料。大家开玩笑说他们是“花脸猫”,张强强回应道:“为艺术创作流出的汗水都是彩色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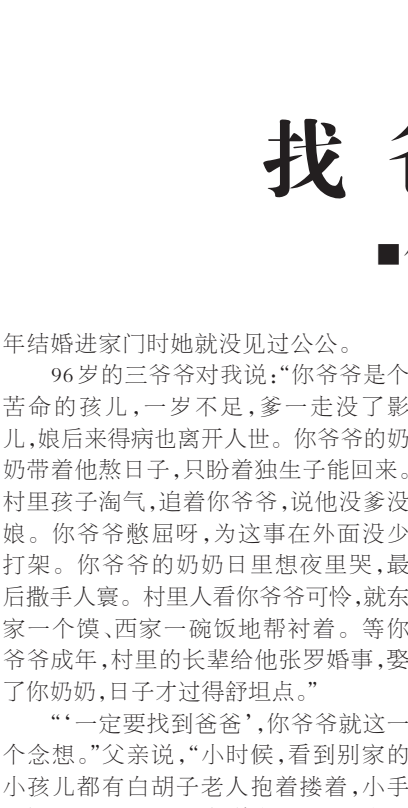
看似简单的石头画,其实过程烦琐……“原来,张强强是在休息室里教李达如何绘制石头画。”

张强强教得细心,李达学得用心。李达是一名大学生士兵,入伍前学的是美术专业,现在学习绘制石头画可谓得心应手。

戍边的日子,是缺少颜色的。万里河山,缄默不语。喜欢绘画的张强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压方式——创作石头画。每次执行巡逻任务,他会在途中留意适合绘制石头画的石头,“平整光滑、表面没有裂纹,薄一点更适合……”

对于张强强来说,石头画中有自己向往的星辰大海,还记录了哨所官兵哨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战友们愿意将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,请张强强帮忙绘制在石头画里,珍藏起来。

那年,时任哨长张邦辉的妻子要来哨所探亲。之前在电话里,张邦辉总是告诉妻子,昆木加是“鲜花盛开的天堂”,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很好。突然接到妻子要来探亲的“口头通知”,张邦辉有些手足无措,“善意的谎言要被揭穿了。”最后大家集思广益,想到了在石头上绘出一束玫瑰花的方法,来解除误会。



找爸爸

■侯淑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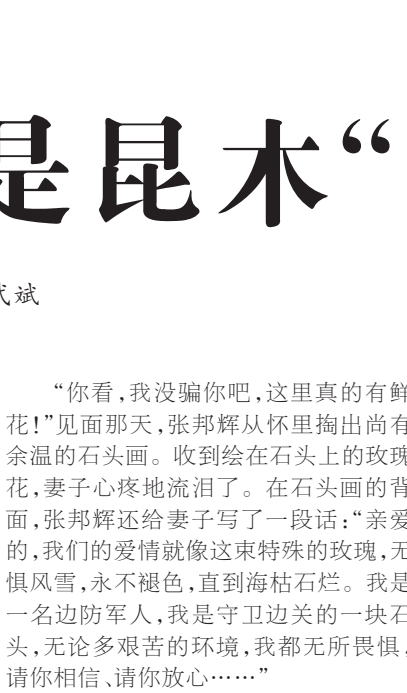
年结婚进门时她就没见过公公。

96 岁的三爷爷对我说:“你爷爷是个苦命的孩儿,一岁不足,爹一走没了影儿,娘后来得病也离开人世。你爷爷的奶奶带着他熬日子,只盼着独生子能回来。村里孩子淘气,追着你爷爷,说他没爹没娘。你爷爷憋屈呀,为这事在外面没少打架。你爷爷的奶奶日里想夜里哭,最后撒手人寰。村里人看你爷爷可怜,就东家一个馍、西家一碗饭地帮衬着。等你爷爷成年,村里的长辈给他张罗婚事,娶了你奶奶,日子才过得舒坦点。”

“一定要找到爸爸”,你爷爷就这一个念想。”父亲说,“小时候,看到别家的小孩儿都有白胡子老人抱着搂着,小手还捋老人的胡子,我很羡慕,几次问你爷爷:‘爸,我有爷爷吗?’他使劲点头:‘你当然有爷爷!’‘那爷爷去哪儿了?’他眼圈一红,不说话。后来,我就不问了。如今我都要有孙子了,你爷爷早上吃啥晌午就忘,竟又想起自己的爸爸。”

找爸爸,是爷爷一辈子的心愿。可是,父亲急得没辙。敲着键盘的我突然灵光一闪:何不在网上找找。

我把爷爷的照片、父亲的照片以及



“你看,我没骗你吧,这里真的有鲜花!”见面那天,张邦辉从怀里掏出尚有余温的石头画。收到绘在石头上的玫瑰花,妻子心疼地流泪了。在石头画的背面,张邦辉还给妻子写了一段话:“亲爱的,我们的爱情就像这束特殊的玫瑰,无惧风雪,永不褪色,直到海枯石烂。我是一名边防军人,我是守卫边关的一块石头,无论多艰苦的环境,我都无所畏惧,请你相信,请你放心……”

石头画盛满官兵们的梦想与浪漫,风雪与严寒永远无法阻止青春向阳的热情。

在小小的昆木加哨所,到处都有青春的足迹。

几天前,哨所举办了一场以“青春”为名的诗会,一些作品被收录在诗集里,送给退役老兵留作纪念。

对于诗,很多人认为那是高雅的代名词。但在戍边官兵的眼里,那些守卫边防的日日夜夜,无需刻意渲染,便是青春在山河大地上写下的最美诗行。

诗会上,二级上士余迅大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短诗,赢得战友们热烈的掌声:危险来临的时候/我们就是人民的胸膛/点燃热血,照亮方向/读懂责任才能读懂军装/纵是前路疾风骤雨/我也会逆行出击/迎难而上。

那年,辖区内突发地质灾害,哨所临时成立党员先锋队,对附近居民展开救援。时值雨季,道路泥泞,山上随时可能有石头滚落。那时,余迅刚上哨所不久,救援途中看到一块滚落的石头正向小男孩砸去,他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护住了小男孩的头,自己的背部被砸出一大块淤青。虽然伤处疼痛,但余迅在那一刻明白了这身军装的责任。

“我曾憧憬诗和远方/却从未想过边关是离它最近的地方/这里有金戈铁马/落日黄沙/我想将青春的芳华播种在昆木加/这里便能开满鲜花”“我用无悔青春在万里边关写下诗行/这一刻,狂风暴雨也在我歌唱/十余年的匆匆岁月/戍守在这片雪海云天/我从未忘记自己来时模样/在边关/在无数次血与泪间/在无数次生与死间/我们成为了铁/我们成为了钢/我们成为了一道牢不可摧的城墙/成为了祖国西南的稳固屏障”……

官兵们的诗或许文学性欠佳,但字里行间传递的感情无比真挚。这一首首诗,记录了他们昂扬奋斗的青春。

永远的家

按照惯例,每年临近老兵退役,哨所里会举办一场特别的篝火晚会。

新兵和老兵将自己难忘的记忆,融入晚会的节目创作中。虽然现场没有灯光与特效,舞台也十分简陋,但明亮的篝火将战士们的守哨青春映照得通亮……

“吴小康,一定要将国旗带上去!”舞台上正在表演的节目,是新兵吴小康结合第一次边防巡逻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情景剧《国旗飘扬》。节目中,受伤老兵张邦嘱咐吴小康,一定要把国旗带到界碑前。

那天,张扬带着吴小康最后一次执



军旅点滴

边陲的早晨,寒意渐浓。营区还笼罩在淡淡的夜色中,新疆军区加曼奇边防连的战士已经开始准备巡逻所需的物资。

今年是一级上士张健延期服役的第三年,今天是他最后一次巡逻执勤。

“背好你的东西就行。”出发前,面对抢着帮他背物资的列兵潘君豪,张健笑着回了这句话。这一刻,他想起了昔日的自己。以往,知道即将离队的老兵心里难受,张健也曾巡逻出发前抢着帮老兵背物资,可都被婉拒了。今天,张健突然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拒绝自己——“只要还没离开,我依然是一个兵。”

巡逻路往返需要近 3 个小时。对自己离队前的最后一次巡逻,张健格外珍惜迈出的每一步。潘君豪是连队年纪最小的战士,第一次踏上巡逻路,格外激动:“班长,我们离 147 号界碑还有多远?”“先到前面那棵老树的位置,再往前走 4 公里穿过边境的管理门,最后往西北方向走一公里,就可以看到界碑。”张健已经成了巡逻路上的“活地图”,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印刻在他的心里。

经过 40 多分钟的跋涉,巡逻队伍到达一处山坡下。前几日连续降雨,导致山坡路面湿滑。看着跟在队伍后面气喘吁吁的潘君豪,张健伸出手,说:“来,我拉着你走。上坡时脚掌先着地,踩实后再换脚,就不容易摔倒了。”

爬上山坡,继续行进半个小时,到达钢架哨楼处。站在哨楼上,看着清澈的阳光倾泻而下,照耀着向远方延伸的边防线,张健再次感受到“大好河山”的含义和前所未有的自豪、满足。

“请老兵们放心,昆木加有我们!”节目的最后一句台词,是新兵的共同宣誓。看到这里,几位老兵倍感欣慰,朝着舞台上的新兵庄严地敬军礼。

随着情景剧的完美谢幕,接下来的小品《思家》将晚会推至高潮,大家笑着笑着又流泪了。

“爸爸,你怎么还不回来呀……”小品中,下士农盛播放了一段手机录音,戳中不少战友的泪点。

老兵们总说:“守边防越久,泪点越低。”对于边防官兵来说,回家团圆是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场景。真正要离开这里时,心里却是万般不舍。

一级上士谢兴华想起了不久前给妻子打的那通电话。原本他今年服役期满,将转业回家。但是由于岗位没有合适的接班人,组织建议他延期服役。再三思索后,谢兴华决定先和妻子杨巧巧商量一下。

这些年,家里家外全靠妻子一人操持,谢兴华内心充满愧疚。电话里,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提出留队的想法。

似乎听出了丈夫的心思,妻子只说了一句话:“兴华,你在部队踏踏实实干,家里有我。”谢兴华同时听到儿子正和小伙伴边嬉闹边喊:“我的爸爸是守卫边关的大英雄!”

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,谢兴华向组织递交了延期申请。

“你用青春守住军营,我用青春守住你……”舞台上的歌声,唱进每一位戍边人的心里。此时,新兵魏文祥接到了父母打来的视频电话,“爸、妈,你们前些天寄来的特产,我都收到了,也跟大家分享了。战友们都夸你们手艺好呢。天冷了,你们多注意保暖……”

来哨所的这段时间,魏文祥深深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。他睡觉时,班长会深夜起来给他盖被子;他生病时,战友一直陪伴在床前……在他看来,守哨的日子很苦,也很甜。昆木加,也是昆木“家”。

“当雪山托起金色的太阳,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……”歌声回荡在哨所上空,大家的记忆飘向雪山下、界碑前,留在青春涌动的边关。

“再见,昆木加!”

“再见,昆木‘家’!”



没料到,几天后却等来了另一位陌生人。

那天一大早,我正在院子里推自行车准备上班,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家门口。一个年轻人推门下车,搀下一位拄着拐杖的白发老人。

两人缓缓走进院子。老人盯着我,轻声问道:“请问一下,您是姓郑吗?是不是在找人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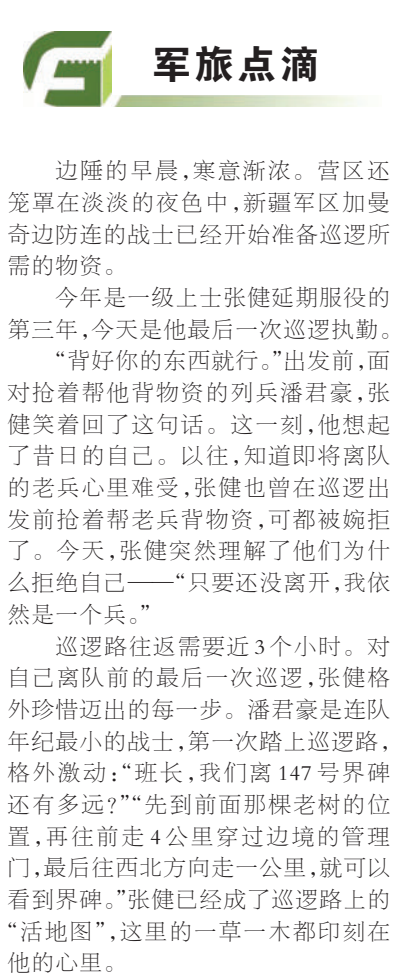
我走近才发现,老人下巴一侧有道显眼的疤。

“我们首长问您家是不是姓郑?是不是在找亲人?”一旁的年轻人说。

没等我开口,老人竟伸手拽住我:“没错,没错!你跟恩人年轻时长得真像,就是我要找的……恩人的家人……”老人满眼是泪,声音哽咽。

原来,这位老人跟爷爷的爸爸是战友,“那次战斗,要不是浑身是伤的他把举刀劈向我的鬼子扑倒,我早就没命了……”

我赶紧把老人请进屋。看到屋里喃喃低语“我有爸爸”的爷爷,老人轻抚爷爷的肩,激动地说:“你有爸爸!你爸爸就是为了救我牺牲的……”



『摘星星』的老兵

■曹祥瑞

杨家伟

皎洁月光下,巡逻队伍到达一处山坡下。前几日连续降雨,导致山坡路面湿滑。看着跟在队伍后面气喘吁吁的潘君豪,张健伸出手,说:“来,我拉着你走。上坡时脚掌先着地,踩实后再换脚,就不容易摔倒了。”

爬上山坡,继续行进半个小时,到达钢架哨楼处。站在哨楼上,看着清澈的阳光倾泻而下,照耀着向远方延伸的边防线,张健再次感受到“大好河山”的含义和前所未有的自豪、满足。“心中有国,万里山河皆为家。”望着眼前自己守护了 19 年的这片土地,他突然就想到了这句话。

走下哨楼,来到一条尚未冰冻的小溪旁,张健从冰冷的水中仔细挑选了两块较为平整的石头,小心翼翼地塞进背包里,“我想把我所爱的边防画



一根原木

■雷晓宇

它曾是林中天籁的一部分
现在是语言中沉默的力量
就像一块生铁
随时准备好
接受锻打
也会随时变成
一把铁锤
去锻造别的铁器
你要借助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
才能唤醒它断面上沉睡的涟漪
成为自己的海湾和彼岸

一根原木
在暴雨如注中
被一群士兵举起,放下
如此反复

就像被西西弗斯
推向山顶的巨石
但这绝不是徒劳
亦非永无终结的失败
因为一种新的战争法则正在生成
在这沉默与嘶喊的长久对峙里
漆黑的原木
会穿过荆棘丛生之地
重新回到山岗,迎接晨光熹微
而硝烟战火
也将如你所愿
烟消云散



短笛新韵



万木霜天红烂漫(中国画)

闻 田作